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五十一回 入匪場幼商殞命 央鄉宦賭棍畫謀

卻說譚紹聞與巴庚、錢可仰、竇又桂，正低著頭擲色，全不知那裡來這毒打痛罵。竇又桂一見是他父親，把三魂七魄都嚇的出奔到東洋海外。原來竇又桂之父竇叢，是北直南宮縣人，在河南省城販棉花，開白布店。為人性情剛烈，志氣激昂。本日乃正月十七日，要回家探望。出了省城，才只走了十里，遇見本街一個交好的客商，說：「今日不能過河。皇上欽差大人，往湖廣承天府鍾祥縣去，把船都拿了，伺候皇差。咱同回去罷，另擇良辰起身。」

竇叢只得回來。進了本店，只有一個廚役，一個新吃勞金的小伙計照門。問自己兒子時，都說出門閒遊去了。竇叢心下生疑，走上街頭找尋。就有人見往巴庚酒館去。這巴家酒館，是鬪賭博的剝皮廳，竇叢已知之有素。兼且今日早晨自己走前再三吩咐兒子，有許多謹慎的話頭。適才出門，遽然就入賭場。那剛烈性子，直如萬丈高火燄，燎了千百斤重的火藥包，一怒撞入巴家酒館。恰好院內驢棚下，有一根攪料棍，拿在手中。看見兒子正低著頭擲的火熱，且耳朵內又有一百三十兩的話兒，果然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不由分說，望著兒子劈頭就是一棍。色盆俱已打碎。那條棍又飛起來，東西亂打。巴庚、錢可仰頭上帶了棍傷，譚紹聞臉上添了杖痕，且被罵詈不堪。

譚紹聞慌忙之中，正無所措，忽見王中到了，扯住說道：

「大相公還不快走！在此有甚好處！」譚紹聞跟定王中走至巫家門首，王中道：「上車！」譚紹聞上了車。鄧祥牽過牲口，套上。王中道：「快走！」鄧祥催開車走了。只聽得巫鳳山喊道：「姐夫回來。就是家中來接，晚上回去不妨。」譚紹聞對王中說：「你對他說，回去罷。」原來巫鳳山見譚宅家人來接，正與巴氏計議，再留一日，明日仍著轎送回。全不知巴家酒館中遭了這個大窘辱，那裡還留得住。

再說竇又桂被父親打了一悶棍，幸沒打中致命之處，得個空兒，一溜煙跑了。竇叢提著棍趕回店中，又是一頓好打。街坊鄰舍講情，竇叢執意不允。對門布店裴集祉，同鄉交好，拉的散氣而去，方才住手。臨走還說，晚上剝了衣服吊打，不要這種不肖兒子。這竇又桂一來知道父親性情難解，心中害怕；二來想及自己出外作商，未免羞愧難當；三來一百三十兩輸賬，難杜將來討索。躺在房中，左右盤算。忽然起了一個蠢念，將大帶係在樑上，把頭伸進去，把手垂下來，竟赴枉死城中去了。

正是：

忠臣節婦多這般，殉節直將一死捐；

賭棍下稍亦如此，可憐香臭不相干。

且說白布店廚役做飯時，向房中取米麵，猛然見小掌櫃投繯自縊，嚇了一跳，又解卸不下。飛風跑到裴家布店說道：

「小相公弔死了！」那裴集祉和竇叢急走過來，同廚役作速卸去。叫了半晌，竟是毫無氣息。這竇叢猶盛怒未已，說道：「叫他做甚！這樣東西，只可扯在城裡，叫狗撕的吃了！」裴集祉也無言可勸。遲了一會，竇叢想起離家千里，攜子作商，今日被人誘賭，遂至喪命，將來何以告妻室，見兒媳？這骨肉之情，淒然有感。摸了一摸竇又桂的鼻口，竟是難得一絲氣兒。

不由己抱到懷中，放起大聲哭將起來。

這裴集祉，鄭州人，一向與竇叢同鄉交好。兼且對門直戶，看見這個光景，心下好不氣忿。說道：「咱出門的人，就這樣難！寶哥不必恓惶，只告下他們誘賭逼命，好當官出這場氣。」

扯住竇叢，徑上祥符縣罷，便要擡堂鼓。看堂的人攔住吆喝，竇叢說了人命重情，宅門家人聽了原由，回稟縣主。這縣主，正是董主簿超升的。緣程公已升任昌平州而去，撫憲將董主簿提署。雖部復未下，但這一番掌印，比不得前一番攝篆，僅僅奉行文移。此番氣象便分外光昌起來。

董公坐了二堂，叫竇叢回話。竇從訴了巴庚、錢可仰，並一個不知姓名男子，將伊子竇又桂誘入酒館盤賭，輸欠一百三十兩，畏其逼索，懸樑自盡。董公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刻下起身，往屍場相驗。竇叢叩頭謝了青天作主，出衙回店。早已慌壞了本街保正、團長。

董公傳出赴曲米街相驗，刑房作專等伺候。須臾董公出堂，一路傳喝之聲，徑上東街。到了白布店門首，竇叢放聲大哭，磕著頭來接。董公道：「本縣自然要與你伸冤。」下轎到了前店坐下，保正、團長一齊磕頭。董公道：「你們如此怠慢，全不清查地方，以致賭棍盤賭。逼的幼商殞命。回衙每人三十大板，先打你們這個疏頑之罪。」保正、團長早已把真魂走了，只得磕頭起來。

仵作到了廂房，看了屋內情形，稟請董公進屋復查。吩咐將屍移放當院地上，飭將屍衣脫淨。仵作細驗了一遍，用尺量了屍身，跪在案前高聲喝報：「驗得已死幼商竇又桂，問年十九歲。仰面身長四尺七寸，膀闊七寸。長面色黃無須。兩眼泡微開，口微張，舌出齒三分。咽喉下綿帶痕一道，寬三分，深不及分，紫赤色，由兩耳後斜入髮際。兩胳膊伸，兩手微握，十指肚有血暈。肚腹下墜，兩腿伸，兩腳面直垂合面，十趾肚有血暈。脊背兩臂青紅杖痕交加。項後髮際八字不交，委係受杖後自縊身死。」董公用硃筆注了屍格，刑房寫勘單，又繪了情形圖。董公離座細看，左右噴酒燒香。竇叢看見自己兒子，當初也是嬌生慣養，上學念過書的人，今日只為好賭，遂致喪命，且是把身上衣服剝盡，羞丑不遮，翻來撥去的驗看，心下好不傷情。跪下哭訴道：「懇老爺天恩，不驗罷！這傷痕都是商民打的。商民在南宮縣，也是個有門戶人家，今日攜數千金在外經營。自己兒子不肖，也不肯誣賴他人。只求老爺把這誘賭的人——一個巴庚、一個錢可仰，都是商民素日認識的，還有一個年輕的極白面皮，滿身上都是綢緞衣服，素不識面——一同拿到衙門，按律治罪，商民就再沒別的說了。棺木，殯埋，一切與這些匪棍無涉。」董公道：「你這話說的著實明白。但只是本縣把這一起匪類，不加倍重處，豈不便宜了他。」

屍已驗完，董公吩咐保正、團長，協同皂捕，將誘賭匪棍巴庚、錢可仰，並問那個同場白面皮、穿色衣的，底係何人，一同鎖拿進署。如有疏放，立斃杖下。皂捕、保正，奉命拿人去訖。

董公又要吩咐竇叢話說，只見一個衙役跪下，滿口發喘，稟道：「皇差大人已到延津。撫院大人令箭出來，催老爺速辦公館牀帳、席面，張燈懸彩，各色安置。」董公道：「如今就上公館。拿到賭犯，暫且押在捕班，等皇差過去審問。」坐轎急赴公館照理去了。

且說公差協同保正、團長，到了巴庚酒館門首，又是牢控緊扣。眾人翻過牆去，恰好巴庚、錢可仰，與前日那兩個偷賭的學生，正在那裡大賭，不防差人進去，脖項上都套上鐵繩，錢也搶個罄盡。

看官至此必疑。說是巴庚、錢可仰適才被竇叢打了，竇又桂自盡身死，縣公驗屍，這個哄鬧，如何一字不知，本日竟又賭起來？

原來這個緣故，不講明固屬可疑，說透了卻極為可笑。大凡賭博場中，老子打兒子，妻子罵丈夫，都是要氣死的事。開場的人，卻是經的多了，只以走開後，便算結局完賬，依舊又收拾賭將起來。若還不信，有詩為證：

父打子兮妻罵夫，賭場見慣渾如無。

有人開缺有人補，仍舊擺開八陣圖。

那巴庚與錢可仰，被竇叢打兒子，也誤撞了兩棍。竇叢父子趕打而歸，譚紹聞主僕閃空而去，撇下兩個罵道：「晦氣！晦氣！小寶兒才吞上鉤兒，偏偏他大這老雜毛來了，把色盆打爛，一付好色子也打哩不知滾到那裡去了。」這個說那個臉上有傷痕，那個說這個臉上有血跡。各自摸了又笑道：「譚姐夫臉上帶了彩，新女婿不好看像。」正在納悶之際，只聽得有人唧唧噥噥說話而

來，卻是柴守箴、閻慎兩個學生。因父兄擇吉十八日入學，趁這十七日一天閒空，指同學家取討借書為名，三步兩步走到醉仙館中，要盡興賭這一天。這巴庚、錢可仰見了二人，如蒼蠅聞腥之喜，螻蛄得穢之樂，又尋了一付好色盆，賭將起來。把門拴了又拴，扣了又扣，真正風絲不透，所以外邊竇又桂弔死，董公驗屍，一些全不知曉。況且街上傳呼之聲，省會又是聽慣的。故此公差翻過牆來，如括了一窩老鼠，半個也不曾走脫。

只可惜柴守箴、閻慎，次日上學的學生，只因走到犯法地方，做下犯法事體，脖子套上鐵鎖，自是無言可說。卻不知是替譚紹聞頂缸。漫說這兩個學生不知，就是巴庚、錢可仰，也只說官府拿賭，全然不知是人命重情。

公差與保正、團長，開了酒館門，牽著四個賭犯，徑上衙門回話。到了宅門，管門的長隨常二，走到刑名幕賓江荷塘房內說了。江荷塘吩咐明白，這宅門常二又到轉筒邊說道：「汪師爺說了，老爺辦理工館畢，還到河口催督船隻。天色已晚，此乃人命重情，可把這一干人犯，送與捕廳史老爺，按名收監。」

這巴庚、錢可仰原不足惜。可惜者，柴守箴、閻慎兩個青年學生，一步走錯，無端成了人命干連，收入狴犴之中，不說終身體面難贖，只這一場驚慌，豈不把家人親友嚇殺。到了監中，獄卒見是兩塊好羊肉，這百般凌逼，自是不堪的。柴、閻二家父兄，用錢打點，二家內眷，終夜悲泣，又是不用說的。

總因小學生稚氣童心，不憚絮叨，提耳伸說一番。俚言四句云：

幼學軟嫩氣質，半步萬不許苟

如何犯法之地，你敢胡亂行走！

再說譚紹聞在巴家酒館內，被竇叢把臉上弄出了一道杖痕，王中扯令上車。到了家中，掩著腮進的東樓，用被蒙了頭，睡了個上燈時候。王氏問了幾回，只推腹中微痛。王氏命冰梅伺候湯茶，擎上燭來。紹聞道：「眼害暴發，澀而且磨，不敢見明。」冰梅吹息了燭，暗中吃了些東西，打發紹聞睡訖。被窩中左右盤算，因走新親，偏弄出這樣把戲，又恰被王中知其所以，心內好不懊悔。若明日這杖痕不消，如何見人？怎的生個法兒，將王中調遣開了才好。翻來復去，沒個法子。黎明時候，急緊起來，自己敲火將燭點上，掀開新人鏡奩兒一照，只見顴骨上一條青紅，連眼角也腫的合了個偏縫，心中更加煩悶。

聽的堂樓門響，一口吹了燈，脫了衣服，依舊睡下。

直到日上三竿，不好起來見人。忽聽窗下有人叫大叔，譚紹聞問：「是哪個？」窗外道：「是雙慶兒。南鄉有人送信，說倉房走了火。看倉房的老王說，是元宵放炮，紙灰兒落到馬棚上，人不知道，火起時風又極大，多虧人救得緊，燒了三間空倉房。裡面多少有些雜糧。要大叔著人往鄉里料理安頓。」

——看官須知：

春初逢正節，弄火只等閒，

往往大凶變，盡出兒戲間。

譚紹聞得了此信，心中大喜，正好可調遣王中。遂說道：

「我身上不爽快，不能起去。叫王中來，我對他說話。」只聽得母親王氏說道：「王中，你還不去鄉里瞧瞧，倉房燒了。」王中道：「我才知道了。問大相公該怎麼酌奪。」譚紹聞在窗內說道：「你速去就是，還酌奪什麼。」王中道：「如今就去。」

遲了片時，譚紹聞道：「王中去了不曾？」德喜道：「走已多時。」話才落音，只聽得譚紹聞「哎喲！」一聲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」王氏聽的，急到東樓來問，門卻拴著。忙道：

「是怎的？」紹聞說道：「衣架頭兒把臉磕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你開門我看。」譚紹聞用袖子掩著臉，哼哼著，開了門。王氏進去要瞧，譚紹聞道：「我昨夜就書眼疼。怕見亮兒。適才雙慶來說，我急問南鄉失火的話，合著眼出來開門，不防，撞在衣架頭上。這新衣架，是方頭兒，有稜子。」王氏看了道：「果然磕了一道兒，一發隨時即腫的這樣兒。你肚裡還疼不疼？」

譚紹聞道：「肚裡卻不疼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跟我來吃飯罷。飯熟多時，你不開門，也就沒人敢叫你。」王氏扯著上了堂樓，王氏、譚紹聞、冰梅、興官兒一桌兒，把飯吃了。

只見德喜兒走來，說道：「衙後門口，有一個客，說是曲米街內親，名子叫焦丹，有要緊的話，要見大叔。」王氏道：

「焦丹是誰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是東街俺丈母的乾兒。」王氏道：「既是這樣內親，請到樓下坐。」譚紹聞不好出去，王氏就著德喜兒去請。冰梅躲過。焦丹隨著進的樓來。與王氏見了禮，讓的坐下。王氏問道：「你乾娘可好？」焦丹道：「好。」焦丹見譚紹聞臉上青紅，問道：「姐夫臉上是怎的？」王氏道：「他害眼哩，衣架頭兒撞的了。」焦丹道：「姐夫，我有一句要緊話與你說，可尋一個僻靜地方。」譚紹聞因面上傷痕，不想走動，便道：「這是家母，有何避忌？」焦丹道：「我豈不知，只怕嚇著這老人家。」譚紹聞便覺吃驚，王氏便問原由，焦丹道：「姐夫前日在巴大哥家那場賭，如今弄成人命大事。姓竇的弔死了，他大告在縣衙，巴大哥、錢賢弟，都拿去下了監。」因向袖中摸出個紙條兒，遞與譚紹聞。譚紹聞接在手中，展開一看，見是一張封條兒，上面印著「祥符縣督捕廳年月日封」，空處是硃筆判的「廿」字。紹聞顏色頓變，問道：

「這封條是做什麼的？」焦丹道：「話頭盡在背面上寫著。」譚紹聞翻過紙背，只見寫著三四行小字兒。寫的是：

譚姐夫見字。我三人與竇又桂賭博，他如今弔死了，把我二人拿在監中。姐夫速用銀子打點，我二人便護住姐夫不說。

姐夫若不在意，明日當堂審問，只得把姐夫供出，同為竇家償命，就不能顧親戚之情。巴庚、錢可仰同具。

譚紹聞且看且顫，王氏忙道：「那寫的是啥，你念與我聽聽。」焦丹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也不瞞你老人家。原是俺姐夫前日到巴大哥家，不過閒解心焦，擲色子玩耍，不料同場的那個竇孩子弔死，如今弄成賭博人命，把巴大哥，錢賢弟都下到監內，還沒審哩。這是他兩個在監內寫在舊封條上，送出來的信兒。叫譚姐夫打點，他兩個受苦，譚姐夫使錢。若惜錢不照應他兩個，便當堂供出姐夫，只該有苦同受，少不得都去充軍擺徒。」王氏罵道：「這竇家小短命羔兒，輸不起錢，就休要賭，為什麼弔死了，圖賴人！」焦丹道：「這話如今也講不著。只講當下怎的生法，不叫譚姐夫出官就好。」譚紹聞道：「焦——焦大哥，你要救我！」早不覺身子已跪下去。王氏也不覺慌的跪下，說道：「要親戚做啥哩，我就是這一個孩子，千萬休叫他受累。」焦丹急忙也跪下道：「我不過送個信兒，我是一個山西人，開個小舖子，沒財沒勢，會做什麼？大家起來再商量。」一齊起來坐下，焦丹說道：「這賭博場裡弄出事來，但凡正經人就不管，何況又是人命？若要辦這事，除非是那一等下流人，極有想頭，極有口才，極有膽量，卻沒廉恥，才肯做這事；東西說合，內外鑽營，圖個餘頭兒。府上累代書香人家，這樣人平素怎敢傍個門兒？只怕府上斷沒此等人。」譚紹聞極口道：「有！有！有！我有一個盟友夏逢若，這個人辦這事很得竅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又黏惹他做什麼？王中斷不肯依。」紹聞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也講說不起。況他平日，也不曾虧欠咱。」因叫雙慶道：「你作速到瘟神廟街，尋你夏大叔去，說我有要緊事相等，至緊！至緊！你就大跑著去。」

話要湊巧，雙慶跑到丁字街口，恰好遇著夏鼎，便一把手拉住說道：「俺大叔請你說句緊話哩。」夏逢若早知是曲米街竇又桂弔死的事發了。總是因賭自縊，也是常有的事，只因內中干連一個門第人家子弟，早已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頃刻滿城中盡知譚宅公子因走新親，在巴家酒館賭博，逼死一個小客商，同場人已拿住兩個，指日堂審，這譚公子也是難漏網的。況夏逢若更是此道中人，豈有蒼蠅不聞腥的道理。正想廁入其中，尋混水吃一口兒，適然遇著雙慶來請，心肝葉、腳底板兩處，都是癢的，竟一直上碧草軒來。

雙慶回家報知，王氏因人命情重，救兒心急，便說道：「他夏哥也不是外人，你就請到樓下商量。」譚紹聞也正為面腫難出，正合板眼，遂道：「娘說的是。」少時，只見雙慶引夏逢若進的樓來，見了王氏，說新年不曾拜節，行了子姪之禮。

與焦丹也作了揖，彼此通了姓字。譚紹聞道：「我運氣太低，到東街走新親戚，閒解悶兒，如今竟弄出一場禍事。」夏逢若

道：「你若是行了俺街裡姜家那事，怎得有這呢？」譚紹聞指著焦丹道：「這是巫家內親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偶然說起，我也原不介意。」譚紹聞遂將巴家賭博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夏逢若道：「你不用說，我知道的比你做的還清白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與福兒有一炷香，你看這事該怎的打救呢？」夏逢若搖首道：「唉呀，難，難，難。」王氏慌道：「他夏哥哥呀，你要不生個法兒，我就跪下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老伯母使不得，看折了姪子草料。」只見夏逢若指尖兒搔著鬢角，遲一會，忽然說道：「有了！」譚紹聞問其所以，夏逢若道：「咱縣新任董公，褲帶拴銀櫃——原是錢上取齊的官。如今坐升正堂，我聽說合城紳衿，要做圍屏奉賀。想這做圍屏的頭兒，必是一向好結交官長，出入衙門的人。凡是這一號鄉紳，一定是諂上驕下、剝下奉上的，或圖自己干犯法事有個仗恃，或圖包攬民間詞訟分肥。您且坐，我去街上打聽打聽，看這做圍屏的首事是誰。

我速去即來，老伯母放心，管保不妨事就是。」譚紹聞道：

「張繩祖、王紫泥與董公相好，央央他兩個何如？」夏鼎道：「破落鄉紳，平常秀才，到小衙門還不出奇，何況堂上？我去探明回來，再拿主意。」當下起身搖擺去了。焦丹道：「我也走罷。我到底不中用，不過管送個信兒罷。」王氏向焦丹道：「您焦大哥，咱這號親戚，你勤走著些。」焦丹應諾，也起身去了。

少時，夏逢若回來。到了後門，只說得一聲：「看狗！」雙慶兒早引到樓下。哈哈笑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不妨！不妨！這一番做屏，首事的紳衿，鄉里不必說他。咱城內又添了一個新的，是鄧老爺諱三變，新從江南吳江縣乎望驛驛丞任中告休回來；一個是本城貢生靳仰高；一個是官禮生祝倫；一個果然就是南街沒星秤老張。單說這位鄧老爺，我是切知的，這老頭兒，是走衙門的妙手。況才做官回來，宦囊殷富，一發更有體面，管情弄的一點針腳兒也不露。神不知，鬼不覺，這一夜就弄成了，管保咱的官司不吃虧。老伯母只安排打平安醮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認的他麼？」夏逢若道：「他與先父是莫逆。你寫個晚生帖兒帶著，不用跟隨人，同我今晚到他家計議，只要承許他些就妥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這臉叫衣架頭兒磕腫，怎好街上行走？」夏逢若道：「人命大事，只講顧頭，就顧不得臉了。」紹聞不敢怠慢，刻下寫帖。待天近黃昏，提一個小燈籠，來尋鄧三變。

過了幾個街口，轉了幾條街道，約有二里，到了鄧宅門首。

恰好遇著鄧三變的公子鄧汝和，跟了一個小廝，提著一個吳江縣小燈籠，要往鄰家學彈琵琶。夏逢若道：「鄧少爺那裡去？」鄧汝和站住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夏逢若道：「瘟神廟邪街，賤姓夏。我只問少爺，老爺在家麼？」鄧汝和道：「家父適才上去了，我才出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有客來拜。」鄧汝和舉燈籠一看，說道：「不認哩。請到舍下坐。」一同進了客廳，夏逢若遞了帖，鄧汝和燭下看了。夏逢若道：「是蕭牆街孝移譚先生的公子，特來晉謁老爺。」鄧汝和道：「不敢當。」即令人拿帖內稟。

少刻，只見一個燈籠從屏後引鄧三變便衣而出。譚紹聞往上行禮，鄧三變謙遜不受。禮畢，坐下待茶。夏逢若道：「此位是蕭牆街譚先生公子，素慕老爺德行，特來奉謁，望老爺莫怪燈下殘步。」鄧三變道：「豈敢。弟一向待罪吳江，桑梓久疏。今蒙各台憲放閒裡田，自揣冗廢，不期譚世兄尚肯垂青，感愧之甚。但尊謙萬不敢當。明晨答拜，全帖敬璧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晚生垂髫時，久已渴仰山門，因老先生宦游江南，無緣識荆。今日榮旋，情切瞻依，特托夏兄先容，膽敢率爾造謁，千祈原宥。」鄧三變道：「世兄枉顧寒廬，自是錯愛所致，或者別有教益，萬望指示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是為董老爺堂上一宗事體，特來拜懇。」鄧三變道：「董公榮升大尹，真是愷悌君子，合邑稱慶，特製錦屏，躋堂稱觴。眾紳士謬以弟為首事，委弟以問其先世科第、爵秩、誥封、褒典。既是譚世兄共光此舉，只請留下台銜。」譚紹聞道：「登堂晉賀，晚生實欲附驥。但只是——」便住口不說了。夏逢若道：「後書房有人麼？」

鄧三變道：「只有老朽寒榻一具，每夜即在此處宿歇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老爺內轉，小姪還有秘稟。」鄧三變起身，向譚紹聞道：「有罪少陪。」夏逢若跟進後邊去了。鄧汝和陪著譚紹聞，不過說些僱車覓船，官場官銜手本，年家眷弟晚生的閒話。

遲了一大會，二人依舊出來，一拱復坐。鄧三變道：「譚世兄新親相邀，原非有意於賭。但瓜田李下，嫌疑難辨，萬一已拘者畏法混供，也甚怕堂訊之下，玉石不分。二公遠慮，誠屬不錯。怎的令董公知世兄原係士夫舊族，素不為匪，這方萬無可慮。」夏鼎道：「今日拜懇，就為鄧老爺平日極肯吃緊為人。若蒙鼎力周旋，恩有重報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早扯著譚紹聞，一同跪下。鄧三變急拉住道：「請起來商量。凡弟之所能者，無不效命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既是鄧老爺開恩，咱就起去。」譚紹聞兀自不起，說道：「老先生端的垂慈，晚生才敢尊命起來。」

鄧三變道：「侍在董公愛下，老朽竟斗膽承許這句話就是。」譚紹聞方才起來。大家又作了半揖，坐下。

夏逢若道：「鄧老爺妙策，竟是當面指示。」鄧三變笑道：「老朽既已勉允，不妨徑直說明，好請二位放心。從來官場中尚質不尚文，先要一份重禮相敬，若有要事相懇，還要駕而上之些，才得作準。適才夏世兄說，要麼讓譚世兄拜在董公門下，做個門生。以老朽看來，董公未必遽植此桃李。若是有厚貺相貽，董公自然神怡，樂為栽培。況董公見譚世兄這樣丰標，將來自是遠到大器，豈有不加意作養之理？這就是內消妙劑，何至更有腫潰。董公現正辦皇差，捧旨大人今日過去，內監大人明日方到，還有這一兩日閒空。不如奉屈二公就在寒舍住下，明日差小價置辦贄見禮物。後日董公回署，弟進去講這屏文款式、祖上科第閱閱實跡，順便就把譚世兄誠意預透，叫董公把名子先記下。此時嫌疑之際，且不必遽然晉謁，只待彼此心照即妙。至二月初間，再成此師生厚誼。老朽拙見，二公以為何如？」夏逢若笑道：「妙策！妙策！譚賢弟，你須遵命今晚住下，明日就辦禮物。」譚紹聞點頭道：

「是。」小廝捧上酒酌，鄧三變告便而回。鄧汝和陪吃數杯，又把新學的琵琶彈了兩套，遂安排在東廂房歇了。